

# 美国家庭危机

〔苏〕基里扬诺娃 著  
杨开唐 王振才 译

● 美国社会之窗



# 美 国 家 庭 危 机

〔苏〕 基里扬诺娃 著      杨开唐    王振才 译

## 美国家庭危机

〔苏〕奥·基里扬诺娃 著

杨开唐 王振才 译

责任编辑：常 青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52000

印数：1——13750

ISBN7—217—00259—1/D·37

统一书号：3109·547 定价：1.50元

新书目：87—41

## 作者前言

“危机”，几乎是每次在谈到现代美国的时候，都免不了要遇到的。这表示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生活中尖锐、急剧变化的字眼。经济上的变化、政治上的变化、思想上的变化、精神上的变化。而美国家庭的危机也许可认为是最令人苦恼的问题之一。我们这么说不是有意贬低象经济的萎缩、工人失业、普通人家的贫困等问题的严重性。问题在于美国的家庭危机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如同一滴水那样，家庭反映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病态现象，而这个社会的基础就是人剥削人、最残酷的个人主义、唯利是图、侵略本性。当我们谈及美国家庭及其成员的孤独时，便会首先归罪于产生这种现象的毒根——帝国主义和它的卫道士。正是他们把美国家庭推向几乎无法避免的崩溃。

“家庭危机”，这四个字联系着数以百万计人的命运。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不仅仅涉及到成年人。在家庭内部还有降生在美国土地上的无辜儿童，他们命中注定要在“全民共同幸福的社会”中兜圈子，一代接一代地沿着巨型螺旋形跑道奔跑，遭遇着由资产阶级关系产生的愈益尖锐的矛盾、危机和转变。

恩格斯写道：“个体家庭便是自文明期到来时起分裂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在其中演进但始终不能将其解决和克服下去的那些对抗和矛盾的缩图。”<sup>①</sup>这种论断对于当代美国家庭来说也是完全正确的。以私有致富为宗旨制定了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法律条文，它迫使儿童遭受饥饿和贫穷、父母亲失业、没有国家救济等的痛苦。总的来说，婚姻和家庭被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和享受等作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永恒象征的资产阶级社会本性所蛀蚀而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了。这个结论不是毫无根据的。报刊大量报道的那些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不道德、互相排斥、冷酷无情、使用暴力等现象增多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当今美国家庭正处在多么深刻的动荡之中。然而，它们又竭力避开对美国家庭灾难的社会根源作分析。当然，我们不应该为此而迷惑。资产阶级学者们对家庭的关注远不是想去批评统治美国的人们的制度，而是主张立即采取某种补救措施。要知道，家庭是组成美国社会活机体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崩溃会促使社会解体。现在，美国成年人中以及少年儿童中，患精神病、自杀、酗酒、服麻醉剂和各种犯罪现象正直线上升。

危机是否会很快把美国家庭毁掉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缓缓地、然而却毫不含糊地把美国家庭引向现代悲剧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如果说，在两百年前，这种隐患只在悄悄地蔓延，那么，从二十世纪初起直到今日，它的严重性就非常突出了。

---

<sup>①</sup> 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注。

# 目 录

|                |         |
|----------------|---------|
| 作者前言           | ( 1 )   |
| 工业化以前的家庭       | ( 1 )   |
| 小核心家庭：危机激化     | ( 6 )   |
| “新目标”的内幕       | ( 12 )  |
| “婴儿高峰”期        | ( 20 )  |
| 两代人的冲突：虚幻与现实   | ( 27 )  |
| “我们一切正常！”      | ( 37 )  |
| 家庭留下了什么？       | ( 45 )  |
| 需要孩子吗？         | ( 55 )  |
| 美国式离婚种种        | ( 63 )  |
| 飞来的婚姻或是没有未来的婚姻 | ( 75 )  |
| 在国家不予帮助的时候     | ( 83 )  |
| 无业，无家，无望       | ( 93 )  |
| 美国的拒婴热         | ( 103 ) |
| 跛家之子           | ( 107 ) |
| 爱的限度           | ( 124 ) |
| 谁来代替父母？        | ( 140 ) |

|                   |       |
|-------------------|-------|
| 家庭教育的目的与后果.....   | (159) |
| 是严格要求，还是放任自流..... | (175) |
| 可怕而又可恨的对象.....    | (187) |
| 美国新一代的流浪儿.....    | (209) |
| 强弩之末.....         | (225) |
| 结束语.....          | (241) |
| 译者的话.....         | (244) |

## 工业化以前的家庭

众所周知，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美国在各方面都显示了相当可观的工业潜力。但它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土地由规模不大的农场经营着。农场家庭占人口的2/3，而且在小城镇中和大城市郊区的一些非农场家庭（小业主、小店主、手工业者）与农场家庭的差别不大。

应该着重指出，美国的农场经营活动早就是家庭的活动。从半封建的欧洲逃避农奴劳动条件、宗教迫害和民族压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来到美洲的移民，不只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有着以维护私人发财致富为基础的宗教道德。况且清教徒的行为准则许诺每个勤奋、耐劳、俭朴和严格禁欲的人以财富。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凡是遵循这种教义的人来到新大陆就伴随着幸运。然而对于幸运来说，现实的先决条件比精神上的清教徒准则重要得多，这就是要得到大面积的，一直到1890年才解决无偿地建立起农场的廉价土地。布里季波特大学教授格·帕森斯指出：“这样就产生了善于同周围环境进行实际斗争的人，他们精力充沛，手脚灵巧，有不知疲倦和自力更生精神。他们的绝大多数按照自己独特的、实用主义的方式来生活和工作。首批移民大都是一家人一户地居住

着，他们在那里战斗、耕耘，守卫着住宅周围的土地。

远在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直至本世纪初尚无重大变化的农场家庭是个什么样子呢？这种家庭通常是多子女的，一个屋顶下聚居着三代或三代以上的大家庭，有时还有许多亲眷。某某宗，某某族。家长是男性之一——祖父、父亲或长子。这种家庭的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耕种土地或从事手工业，或经营商业等手段获得共同生存所需的财富。一般来说，祖先定居的大宅院成了人们获得各种主要生活乐趣的集中地——劳动和休息的场所。家庭在各方面保卫和支持着自己的成员。从幼儿时代起，他们就跟着父母亲劳动，并在劳动过程中学会了生产的经验和职业技巧。保健也是家庭该管的事。美国学者们强调指出，维持农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主宰力量是所谓家政——就是规定家庭内部的各种基本守则：共同管理财产，抚育孩子和赡养老人的家庭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昔日的农场家庭生活描绘成不可胜数的一张张优美的田园风情画：人们在祖先留下的农场里齐心协力地劳动着，尽情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日子过得红火。往日首批移民的生活现在成了对一去不复返的古代“良辰美景”的一种抚今追昔的回忆。然而，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给这些古代风情画来一个修正：在农场家庭里的生活是很少有闲情逸致的。你们自己想想吧。祖父、父亲或长子对土地经营和产品的分配的决定权成了他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经济地位。他对如何使用土地以及在其他各种家庭问题上享有最先发言权。妇女、

儿童和其他家庭成员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完全依赖于家长，必须毫无条件地顺从他。

除此之外，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存在给婚姻家庭关系的固有特性留下了烙印。缔结婚约的前提不是小两口的感情，而是他们在物质上的依赖性、父母的意志、双方的经济条件以及宗教信仰。其实，美国居民信奉基督教。父母亲把孩子们的亲事看成是首先与物质利益相联系的一笔重要交易。

当然，强迫婚姻有时也能够牢牢地把人们永远粘合在一起，产生真正的爱情和眷恋。还在以农场家庭为主要形式的年代，不论他们是否真心实意地相亲相爱，夫妻双方理所当然地应当白头偕老。苏联社会学家伊·别斯图热夫—拉达曾经指出过这点。按他的意见，“在统一的农场家庭中糅合着经济和文化利益的一致，相当严酷的宗教道德、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上的清规戒律，9/10的居民都如此。”那时的丈夫在妻子能够胜任家庭劳务、恪守妇道、生儿育女的情况下没有理由提出离婚。而女人呢？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没有任何权利。妇女出嫁之后移居到丈夫祖居的老家来，成了这个家族中的附属成员。不论家庭生活过得多么不称心，她也永远没有要求离婚的法律权利，同样也不能安排个人私事或根据自己的意志擅自处理继承的资金和财产。

妇女在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在法律上的无权状态以及宽容男人的任何罪过而严惩妇女的微小过失的性道德观念，从以上双重标准出发而做出对妇女的不公正评价的社会舆论，还

有心理上产生害怕“上帝惩罚”的恐怖感，都起到了固定家庭组织的环箍作用。国家喜欢保存这种确保社会基层组织的完整性。当代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奇·库利还在本世纪初就曾强调指出：“影响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督教的基础在家庭。”当然，家庭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硬核，它不是单纯的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重现个体私有的生活方式及与其相关的社会传统，它而且是社会繁衍后代的基地。资产阶级法权和道德赋予男性主权者以永恒的家规来管理家族成员的行为并决定对他们的奖惩。

以高高在上和独断专行的父权为中心的家庭仿佛承袭了存在剥削制度的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从而为未来的两代分裂和危机准备了先决条件。

美国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也逐渐地反映到家庭婚姻关系中来。伊·别斯图热夫一拉达论述道：“还在十九世纪这种变化就渐渐地，一步一步地开始了。二十世纪第一个25年的变化就很显眼。到了第二个25年，它的规模和强度已远远超过所有以往的时代。而在第三个25年，也即是到了大战后的15年，一切都来了个大翻个，家庭和婚姻关系在崩溃，在分解，行将化为灰烬。”

在两个世纪相交的时代里，美国的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农业实现了现代化，这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可是它却给家庭危机准备好了土壤。农场的大量破产成了对经营农业的报答。首批移民曾经劳动过的农场家庭将土地用来偿付债务，充当延付租税的抵押品。有时一块块地段落入更

为机灵的邻人之手。而更常见的是，土地变成了大企业主的私有财产。于是，其结果形成了取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在一定意义上的家庭资本主义）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

美国进步作家弗·鲍诺斯基对本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愈趋严重时的农场家庭崩溃的必然性的感受作了如下描述：“告别农场（几乎总是因为它们已经破产），这在心灵上是沉重的打击。丧失了与土地的联系，他们就丧失了人格的极重要的部分——独立感，当家做主的意识。”何去何从？昔日的农场主家庭满怀希望地来到大城市。他们希望能站在机器旁劳动，挣到工钱，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在这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望。农场主全是排着长龙、期待施舍一份菜汤的失业者。

现在，农场主家庭只占美国人口的4%。1/5的美国大型农场属于集团所有，他们这伙“坐享其成”的农场主——土地租佃者掠夺了农场收入的大部分，而现在，城市家庭是当今美国典型的家庭形式，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以前的农场主家庭不同。

## 小核心家庭：危机激化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美国产生了一种新型家庭，这种家庭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就带有很明显的病态。新的美国家庭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是家庭成员的组成发生了变化及数量的减少。过去的大农场家庭分解成许多小单位，每个小单位由自然核心——父母及与其同居的儿女（一般为未成年的或未组成小家庭的）所组成。这种家庭便称为小核心家庭，并成为工业发达和都市化的美国社会中的主要家庭模式。

一对夫妻组成的小家庭的出现首先是资本主义垄断经济的产物。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家庭的经营作用全部取消，而这却是世代代的美国人赖以维持生计的物质基础。人们开始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了，于是也出现了国家教育体系，改变了医疗服务和社会保证的性质。这些都不能不削弱大家庭成员的经济压力及社会依附性。而且，许多家庭成员不能迅速在全国各地流动找寻工作，而生活的新条件正要求这样。以上所有因素在许多方面预告了农场大家庭崩溃的必然性。

在当代美国，平均每五个家庭就有一个常年流动在外。美国政论家文斯·帕卡德认真研究了这种高度流动的现象之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被迫流动把“老家”的概念变成了空

名，过去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解体，人们和亲邻的关系变成萍水相逢。“发生了看不见的裂隙。我国成了人们互相排斥的国家。”帕卡德最后这样说。

昔日统一家庭的解体使家庭成员各自站到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阶梯上。家族中那些已经丧失生活实用价值的需要顶多被视为是多情的怀恋，而在一般人的眼里，则认为是令人恶心的累赘，是对今后大展鸿图的羁绊。况且，特别重要的是，私有者的互不往来的印迹也烙在父母与儿女这些至亲的关系上，人们用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全凭个人奋斗”来教育儿童，过早地把他们推向独立生活之路，使他们很小就背井离乡来寻找养活自己的工钱。同样，年迈的爹娘也不用指望会得到儿女们的经济援助。

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生产活动与家庭生活相脱离引起人们对婚姻和家庭产生了新的态度。美国社会学家埃·托夫勒认为：“在发展的新阶段，家庭丧失了原有的作用，终于不再成为生产队、学校和医院的联合体。心理因素将起更重要的作用。现在，联姻必须保持朋友关系、产生情欲、给予温暖和支持。这些变化在挑选对象的原则中找到了反应，用一个字眼来概括就是：爱。”

的确，昔日那些丧失联姻真谛的因素的影响减小了，婚姻变成了仅仅为了个人积累私有财富的手段。宗教要求、父母之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而个人选择和情投意合的作用上升了。但是，托弗勒避而不谈这种趋势并非资本主义的德行，而是美国反资本主义社会力量的功绩。在美国，正是无

产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才能获得基于爱情和友谊的婚姻，摆脱唯利是图和商业交易式的买卖亲事。说实在的，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倾向没能在窒息的资本主义气氛中得到发展，而另外建立了一套资产阶级婚姻关系。其过错在于资产阶级社会无法征服伦理道德和社会经济方面的阻力。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连忙宣称，爱的普及时代已到来，为的是尽快地散布关于小夫妻家庭是最好的家庭组织形式的言论，并把它理想化，披上社会进步的外衣。

研究家庭问题的美国权威专家乌·古德于六十年代初在《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一书中断言，“浪漫主义的爱”构成了美国现代婚姻的道德基础，这种爱意味着排除经济和社会考虑的自由、违抗父母之命和夫妻双方的强烈爱恋之情。不胜枚举的发表浪漫主义爱情神话的群众文化作品也加入了这场合奏，例如发表诸如亿万富翁娶上“灰姑娘”——下层社会的女人的故事之类。其目的在于保持人们理想中的优美的幻觉：能用某种可靠的办法来消除障碍，以打通走向富裕和成功之路——一见钟情基础上的天赐良缘。

事实上，在美国情侣的选择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自发性质。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现象表明，青年有幸结识的只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学校学习和一起消磨余暇的人，即与自己处在一个社会圈子里、而与他人隔离的人。他们结合的因素是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现在，美国成婚对象所处的社会地位越高，他们相互间或他们亲人的相互间提出的要求就越高。笼罩此类社会阶层的婚姻网络完全不是浪漫

主义的爱，而是冷静的较量——两份财产、两份资本在最大利益上的结合，不容许已组成的阶级结构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更有甚者，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体系本身激化了对婚约真谛的敌意，这不只在豪门巨富人家。埃·托弗勒直率地说，虽然估计到爱情重于一切，“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浪漫主义的幻想与社会地位、阶级属性、经济收入等因素相结合的情况，而后者在选择配偶时始终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浪漫主义的爱情神话长期存在着，在资产阶级唯心论者的作品中不断得到发展，这些著作奉劝人们相信爱情和幸福现在成了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例子之一就是美国学者埃·伯杰斯创造的神话。他第一个宣布出现了所谓伴侣之家。他振振有辞地说，通过男女在离婚问题上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宗教道德和社会舆论的要求减弱了。埃·别尔杰斯和其他资产阶级制度的辩护士们坚信，家庭已变成个人的愿望和需要与相互作用的双方的自愿结合，这是其一。另一方面，由于配偶双方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因此他们的关系提高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水平，“伴侣之家”的完整性现在由于其成员内部的精神一致而得到保证。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神话的基本前提，即美国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依赖社会而存在。这时我们就立刻发现，虽然美国现代的小核心家庭的比重比以往要大大缩小，但是它同过去一样取得了由资产阶级社会决定的主要社会效果。

美国作家杰·米切纳的著作是怎么也不能称之为批判性的作品的，他在《妇女家庭杂志》上著文说，资产阶级国家对

保护稳定的家庭网络远不是无私的关注，他从美国典型的实用主义观点出发而强调：“稳定的家庭是国家最有利的投资之一。如果家庭有利于发展男女双方的创造能力和生产活动，如果一个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哪怕只有一个成为社会有用之材，那么这个家庭就不枉于世。”

换句话说，保证民族成员的劳动生产力和振兴生活是现代家庭的基本社会职能。我们可以在米切纳的话之后再补充几句：“振兴生活不只预示着下一代的出生，还有养育他们成长的艰苦劳动，特别要强调的是将要“扎根”于资产阶级社会，掌握资产阶级的信念和行为准则。考虑到幼儿教育的特点，家庭是不能被另外某种社会机构所代替的。但是，家庭究竟履行什么职责？家庭为的是谁？是为了“满足”个人呢还是为了资产阶级社会？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要知道，家庭的社会功能（或者，照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它的法律职责）实际上与人在精神均衡和体力恢复、繁衍后代等个人需要相适应。这些功能在家庭中得到实现。这就是为什么轻易地抹去社会意义，把这些东西只看成个人的需要的原因。

米切纳大谈其“有利的投资”和回收家庭支出，这是无意识地为资产阶级卖了力的。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商人没有个人利益是不动举手之劳的。他们竭尽全力来使美国人相信“当人们进行相互帮助的组合时，生活就会变好，而家庭就是迄今存在的最好组合形式”，将图到什么利益呢？他们为何号召“恢复美国家庭”？甚至这种呼声不仅来自民间，也来自官方，来自白宫主人本人。